

面孔

MIAN KONG

一个记者的采访履痕

作者

张建群 ◎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面孔

一个记者的采访履痕

作者
张建群
◎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面孔：一个记者的采访履痕/张建群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 - 7 - 5112 - 0866 - 8

I. ①面… II. ①张…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4633 号

《面孔——一个记者的采访履痕》

著 者：张建群

出 版 人：朱 庆

责任编辑：朱 宁 杨 娜

封面设计：首经贸照排部

责任校对：徐为正

责任印制：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 - 67078241（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 - 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286 千字

印 张：16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2 - 0866 - 8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幅中国北方人文风情的纪实画卷

赫景秀

手捧着记者张建群的新作《面孔——一个记者的采访履痕》，心中不由一阵喜悦。张建群，十几年前那个自信、真诚、勇敢、泼辣却又有些青涩的小姑娘的形象，跃然在我的脑海。看着书中讲述的不同人的悲欢喜乐，品味字里行间的辛劳甘苦，一种感受不由在心底里升腾：张建群成长了，她观察社会的目光不再是那风花雪月、芸芸众生中的小我，而是万方荟萃、风云变化中的大我。

文化人是要有一种使命感的。自古文人都以这种使命感而傲立于众生。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重商轻文固然使社会的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甚嚣尘上必然导致国人素质教育以及优秀文化传承的萎缩，殃及后代子孙。因此，当很多人迷失在炒股票、炒房产、炒古董的潮流中时，有的人却另具慧眼，去关注那些生活中的人文闪光点，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启迪读者，感动社会，这是值得敬佩的。

作为一名记者，张建群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去关心我们社会的不同群体，挖掘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闪光点，这也是我所敬佩的。在她的这本书中，采访对象从名人到百姓，从个体到大众，她用平常心来揣度他人，把社会大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用文字记录下来，再加以自己的观察汇集成册，让我们看到在中国北方的那片古老却又守旧的土地上，变革飓风的横扫带来的社会人心、文化习俗的巨大变化，也让我们感同身受那古老温情逝去时的那一丝淡淡的苦涩和挣扎。

在作者采访的对象中，有著名艺术家、文化学者、民间艺人、收藏家，还有劳动模范、社会志愿者、青年学生、民工和普通百姓。可以说她采访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采访的内容也不仅仅是名人谈成功，而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点来探访人们的心灵世界，交流人们的真挚情感，是对社会众生相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展示。

难能可贵的是，在作者的这部书中，有一个关注的焦点聚集到那些社会中默默无闻却做出伟大事业的平凡人，比如书中“感动人生”这部分。这些没有商业价值的群体，这些平日里不被那些为了商业利益而生活的大媒体所关注的人

们，他们美好的心灵，他们善良的付出，他们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被作者一一捕捉，并真切地表现了出来。

在这部书中，我们看不到悲观、沮丧、无奈等情绪的叹息，即便是在描写有关婚姻失败的篇章中，作者陈述的笔调依然十分平稳，对被采访者的不幸遭遇，作者也用后记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并给当事人善意的建议。从这里，我们品味到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情绪。可以说这部书是一幅中国北方人文风情的纪实画卷。

本人从事记者工作多年，深知作为一名记者，能够写出题材独特、内涵深刻、时代感强的文章是非常不易的。这不仅需要一个记者敏锐地观察、深入地思考，还需要他们不辞辛劳、千方百计地挖掘被采访对象背后的故事。这不仅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更是一项辛劳的体力工作。作为一个地方媒体的记者，张建群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采访并且发表的人物故事就有二百余个，加上她平时采写、创作的各种体裁的新闻作品、文学作品共计有二百余万字，可以称得上是位高产记者、多产作家。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和她的勤奋和专注是分不开的。虽然这部作品中的有些文章还略显仓促，有些采访还不是很深入，但我相信，随着她阅历的增加、人生经验的积累，在未来的时间里，她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献给广大读者。让我们给她更多的鼓励，也让她在未来的道路上坚持、坚定地走下去。

【赫景秀，旅美华人作家，资深媒体记者。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曾任天津电视台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中国文化报》新闻部主任。移居美国后，担任《星岛日报》记者，《环球时报》和《生命时报》等媒体驻美特约记者。美国新桥媒体总裁。】

麻绳拧成的花

在我们报社采编大厅的东南角，有一台电脑。那是我的专用电脑。采编大厅的门在西北角，与我的电脑遥遥相对。我坐在电脑前边或者旁边的時候，任何从大门走进来的人不留神均看不见我，于是我那个东南角成了一块宝地。每天早上，夜班编辑们都不上班，作为副刊编辑的我大多时候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或是编来稿，或是写采访稿。窗外有高高的白杨树，有亮亮的阳光，可是没有鸟儿，我便可以静静地写啊写，想啊想。八年时间，从28岁到36岁，我写下了一百多万的文字。

这些文字中有短短的消息，有短短的评论，还有不长不短的系列报道，除去这些，余下的便是人物故事，大人物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或成功或失败的人生。写人物故事的时候，我是拿着十分劲的，对每一个人物故事的采访，其中都有我的一段真真切切的记忆。

今天，我坐在电脑前整理这些人物故事的时候，眼前便是一段如电影镜头般叠加的画面——细雨蒙蒙，我骑着一辆虽然旧但高大健硕的28型自行车，右手撑一把伞，摇摇晃晃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属院。那里有电话预约好的采访对象，那是一个植物人的妻子。那个家很简陋，因雨也有些潮湿，但是我坐下来，聆听并记录了女人一段含泪的讲述。秋风萧瑟，我缩着脖子，骑着车子，进入另一个陌生的家属院。在门口，我与负责的门卫费了一番口舌，才进了院，找到了那位带婆婆改嫁的女人。那大约是夏天，我戴着一顶遮阳帽，向一所学校走着。路上依然有风，风吹掉了我的帽子，我狼狈地四处追赶。在那所学校，我找到了王洛宾的小狱友、烈士的女儿、运城的“小萝卜头”罗力立老师。

在我眼前还有一张张女人的面孔，有的精致，有的平常，但都是泪迹斑斑。她们有的被第三者夺去了丈夫，有的不幸沦为第三者，还有的遭遇骚扰却无力拒绝。我倾听着、思考着、整理着，希望从一团乱麻般的故事中，理出头绪，理出清晰如爱情教科书一样的故事。

接下来就是男人的面孔了。那位慈祥的老干部却是一个自杀（未遂）过数次的抑郁症患者。他坐在我面前，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努力地安慰着他，开导着他，有时候竟然给他几句颇为严厉的训斥。没有办法，对于一个钻进牛角尖的人，你不使劲拉他他便不出来。

那个很精干得体的男人是一个学校的管理干部，他对妻子百般忍让，但是妻子还是跟着一个大他好多的男人走了，留下他和两个儿子……生活乱了，乱得像一团麻。

当然眼前还有成功者的面孔，他们看上去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是一敞开心扉也是一段艰辛的故事——这个世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这里还有青春的脸庞，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在生活、学习、工作的路上走得很远。他们的讲述便是一种别样的人生风景，有的人也许一辈子也不可能经历。

名家的讲述总是最精彩的，他们与常人不同的人生历练、与常人不同的智慧、与常人不同的成就，总是让我们仰视。我常被他们激动着，用笔记录感动的时候，我充满激情。

平凡人的故事也许没有名人故事那么波澜壮阔，但是那轻风细雨般的缠绵悱恻也常让躲在电脑后的我激动不已。开始时我打字的速度是很慢的，为了更真实更流畅地记录那份感动，我用笔写在稿纸上，洋洋洒洒一口气能写三四十页。停笔后，我浑身酸软瘫坐在椅子上，像被那感人心怀的故事燃烧成了灰烬一般。

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虽然也有心将所有的稿件保存，但还是遗失了不少。我在电脑上多多少少地保存了一些，几次电脑故障又丢了几篇，我便很想把它们变成不怕丢失的东西。我想让那些偷走我脸上的红晕、心中的热情的文字重见天日。

我将我保存的电子版文字出了一份打在纸张上。于是心里踏实了。

拿回家让先生过目，没想到走南闯北经商的他连呼好看。用了三天的时间看完之后，他合上那厚厚的一叠文字深沉地说，任何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于是，想到了将它结集出版，将这些滴着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心血的文字用一种最普通的方式留下来。

十岁的女儿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翻看着。有些惨烈的情感故事，我本不愿意让她看，不愿意让她过早地看到有些人生的艰难与无奈，但她读得津津有味。于是，结集出版的动力又多了一分——至少自己的孩子能从妈妈的文字里读懂那份真切吧！何况为了写这些文字，疯狂的我让女儿在过去几年中没少受苦。

方便面和火腿肠曾一度成了孩子的主食。想想那里边有那么多动人的人生故事，孩子提前读了，也许能给她在别的书籍上读不到的启迪吧！

想在书的扉页上写下：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女儿，又觉得有些矫情，便不写了。星云法师说过，人生有几个十年，每个十年都有着特别的规划和任务，比如：1岁到10岁是成长，10岁到20岁是学习，20岁到30岁是写自己的历史，30岁到40岁是弘法布道。我处在20多岁到30多岁的时候，说是写历史也罢，说是弘法布道、传播一种善知识、善文化也罢，总在以自己的眼睛看眼前的人生，阳光明媚或风雨如磐的人生，如今把它捧出来，让所有的读者都能看到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小时候唱过一首歌，歌里有一句歌词是：生活像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想想自己采写的文字全是一些乱麻般的生活里拧出的形形色色的花，使用它做了文题。

张建群

完稿于2010年7月3日

面孔

一个记者的采访履痕

目 录

自序	1
麻绳拧成的花	1
名人心语	1
王立平：流着眼泪唱“红楼”	2
何西来：文学边缘化是文学的常态	5
邵仲节：唯愿春色满人间	8
戴清民：文化重塑了我的人格	13
冯小宁：从翻砂工到名导演	18
蒋大为：妻子是我的伯乐	21
苗重安：“弘毅”写就华夏魂	23
张锐锋：用写作战胜平庸的生活	29
乔羽：看别人的，写自己的	33
陈勋奇：我曾实现了许多目标	36
克里木：让民族艺术光耀世界	40
王秀兰：一次逃难的两种境遇	43
景雪变：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47
傅丽君：从打工妹到十六大代表	52
翟德年：京城立足靠文化	55
品位人生	59
李长河：高原与文学拯救了我	60
陈曦：自在书境 了悟人生	64
孙艳：非洲两年的精神涅槃	68
杨善亭：九死不言悔 翰墨济世人	73
杨振生：从拉硝工到诗联书画家	78
宗国昌：爱深沉 琴难老	81

卫海波：京城缔造文化梦想	86
梁晓丽：啃着窝窝头走进青歌赛	89
陈永峰：告别是我的新起点	93
赵玉汉：墨写和谐	97
仇官有：用书法诉说	100
张康杰：用音乐改写孩子一生	104
李艳丽：一位人民教师的燃情岁月	108
张小别：关乡笛韵关乡人	112
张国红：收藏一种责任	116
青春在线	121
杨杰：我这样走进《同一首歌》化妆室	122
毛高煜：厚积薄发 浑然天成	127
孟凯达：留学澳洲	129
屈尧：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	133
情感实录	139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140
风雨中的“女人花”	145
男人也心痛	150
一个成功者的精神失重	153
我那锥心的失子之痛	157
走过严冬，更应该拥抱花季	160
一个80后民工的边缘人生	164
抑郁者，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	167
开饭店的乡村女人	171
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故事	175
感动人生	179
为爱践诺，她带着婆婆改嫁	180
张应斌：风雨人生的辉煌壮歌	184
郑俊萍：13年感恩路 传递人间真情	189
上官彩凤：她用真情陪伴无血缘婆婆37年	194
她用真情留住丈夫的生命	197

情义无价，延安小伙守候运城姑娘九年整	202
没有血缘的亲情扶她走出命运深渊	208
李道厚：真情撑起生命的天空	212
一位百岁老人的爱意人生	215
一位 107 岁老人的生活哲学	219
养鸽子的老人今年一百岁	223
罗力立：责任让运城“小萝卜头”顶天立地	227
王秀峰：一位女经理的人生变奏	231
一位八旬老人的创业传奇	235
马利红：无路，寻路，开路走	240

名人心里话



面孔

一个记者的采访履痕



▲ 本书作者与王立平（左）在运城

王立平：流着眼泪唱“红楼”

2006年10月12日~15日，第22届民进华北、东北省（市、区）社会服务工作研讨会在山西运城市召开，曾创作了《驼铃》《牧羊曲》《大海啊，故乡》《少林寺》等歌曲，并以为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作曲而声名鹊起的作曲家、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王立平先生来到运城。记者在10月15日先生上飞机前两个小时采访了他，领略了一位艺术大家的潇洒风采、幽默谈吐和颇有见地的精妙言论。

不能光顾骄傲

见到王立平先生时，他刚从芮城永乐宫采风回来。已经 65 岁的作曲家说，他被运城几乎随处可见的厚重文化深深震撼了。永乐宫的壁画太美了，还有关帝庙、普救寺、唐铁牛、鹳雀楼无一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品、极品，甚至是绝品。这些确实值得人骄傲，但是我们也不能光顾骄傲，更多的是应该对照古人，反思自己，在宏扬传统文化中，我们是否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是否被壮观的传统文化唤醒了创造新文化的一种自觉。

不当“九斤老太”

“九斤老太”是鲁迅小说中的一个迂腐、守旧，反对一切新生事物、思想的艺术形象。谈及当下艺术界尤其是音乐界的一些流行元素，王立平态度非常平和、中肯。他说：“流行歌曲、音乐像流行感冒一样，有它发生存在的主客观条件。当前不少孩子追星，爱唱什么《老鼠爱大米》《嘻唎唎》，有朋友建议我在报上写篇文章，评评这种现象，我没有答应。对新生事物，我绝不当‘九斤老太’，但是，我会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带着一种敬畏的态度去创作，尽量为大人和孩子们创作出健康的、营养丰富的音乐作品、精神食粮。”

天资重要，勤奋更重要

“时下父母，‘望子成龙’者多，希望孩子掌握一门艺术者更多，可是能真正学成一门艺术者却并不特别多。为什么呢？不够勤奋，半途而废。”王立平说，“学习艺术，确实需要一定的天赋，你让五音不全者学唱歌肯定事倍功半。有艺术天分的孩子很多，真正勤奋的太少；被动学习者多，主动学习者少，因而天分也被浪费了。所以说，学习艺术，最重要的是勤奋。”

偏爱《红楼梦》这个“难产儿”

“创作《红楼梦》的十几首曲子，我花费了四年时间，付出了心血、汗水甚至还有泪水。为啥呢？太难了。”谈起《红楼梦》曲子的创作，王立平先生幽默地说：“你想啊！当时，电视剧制作方，准备道具、场景时都可以从原著中找到标准，可这乐曲调却是原著中没有的呀！我接手《红楼梦》时，脑海中真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啊’！为了找感觉、找情绪，我把原著读了一遍又一遍，细细体味，有时陷进去了，还和主人公一起掉泪，就这样一遍遍写，一遍遍改，才

有了今天的‘红楼梦’组曲。《红楼梦》这部文学作品太伟大了，它是一部集民俗、医药、饮食、服饰、家居、诗词等多种文化元素之大成的煌煌巨著，它是经典，因而为它作曲难呀！四年中，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把自己的才智、情感掏了个干干净净，才把这个‘难产儿’生出来。说实话，我是有些偏爱它，当然我怀着敬畏之情为它作了曲，也希望后来者能以严肃的态度，以更新的、更好的音乐艺术模式诠释、解读它，艺无止境嘛！”

苦不易得，得之便乐

当记者问及艺术生涯对他生活的影响时，王立平先生毫不犹豫地说：“艺术创作带给了我无比的快乐。当然此快乐非彼快乐，它是一种建立在创作痛苦之上的快乐。怎么个意思呢？创作的过程，苦啊！苦思冥想，寻找感觉，找呀找，就是找不到那种想象的韵味，那种感觉，迷惑啊，烦躁啊，苦恼啊！但是，就像猛然抓住了一种缥缈的蛛丝马迹一样，你要找的那种旋律忽然就从天际飘来。嗨！找到了，高兴地唱啊，乐啊！这就是艺术给我的快乐！我觉得艺术生活的味道很多，但数真苦不易得，尝到苦的味道后，乐便随之而来了！”

真最美、情最美

听到记者说自己作的曲都很抒情、优美时，王立平先生严肃地说：“我追求美，但绝不唯美，我认为美的艺术首先是真的，是有感情的，这是美之前提。再者，生命力强的美一定要有思想。像《牧羊曲》中，‘胆儿壮，心气豪，打豺狼，志气高’的词，便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这便是这首歌的思想基础。当然，艺术之美还应该有意象美，你看《驼铃》中，‘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传来驼铃声’，你想想，这是多么令人怦然心动的情景呀！这就是美，它不浅薄，不做作，是实实在在可想象、可感同身受的一种美。”

刊发于2006年10月16日《黄河晨报》



▲ 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

何西来：文学边缘化是文学的常态

2008年3月6日，闻喜县“中国文学报告之乡”命名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中国《文学评论》原总编、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批评家、鲁迅文学奖评委何西来对该县的报告文学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会后，记者采访了何西来教授，他的一些关于文学创作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闻喜的报告文学创作是三晋文学大树上的一朵奇葩

记者：闻喜的报告文学创作在全国能占到一个什么位置？

何西来：闻喜作者近年来创作出的《大风歌》《风采歌》《九凤歌》等五篇作品，特点是站在闻喜县历史文化之中，扎根于闻喜现实生活之中，写作中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地域文化是以人为载体，五篇作品五个主人翁，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闻喜人对文化、对水、对教育的渴望与重视。作者一改报告文学的新闻化语言，而是用方言来表述，写得非常见精神，文学中要是能见精神就有读头了。

《闻喜之歌》在山西乃至全国报告文学作品中都属上乘，有其他地方报告文学不能取代的特点。当然，闻喜的成就是建立在河东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上的，更是山西“晋军”队伍中的一支。运城是文化大市，山西是文化大省，有着强有力的作家群，像焦祖尧的报告文学、赵愈的报告文学以及李锐、韩石山等的作品在全国均是有影响的。三晋文学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闻喜文学创作，是整个晋军的一部分，是三晋文学这棵大树上的一朵奇葩。

文学边缘化是一种常态

记者：时下不少作者均在感叹文学边缘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何西来：我觉得时下所谓的文学边缘化才是文学本来应有的状态。文学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被模式化，为政治服务，成了主流文学的标签。当时文学没有边缘化但却是不正常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了十年浩劫，百姓情绪需要发泄的渠道，那时候，文学便成了主要渠道，成了中心。伤痕文学等多种文学形式应运而生。当时的《山西文学》《收获》《十月》等刊物都有极大的发行量与读者群，动辄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发行量。人们对于文学的热爱与关注，让作者们觉得文学与社会的主流关系密切，很受人们关注。

现在，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很稳定、很正常的状态。各种经济形态、意识形态均很活跃，人们对于物质创造的热情大大高出了对于精神产品的追求，对于多种文学样式的热情也好像大大高于对纯文学样式的热情，文学看似有些冷落，有些边缘了。不少作家的作品与生活与时代好像联系得不是那么密切，但我认为这才是文学的常态。

文学就是要不受任何东西所左右的一种自然的产品。只有这样，文学才可能是它应有的形态和面貌。